春风应暖『漂老族』

朱亚夫

近年来，在媒体上常见各种名目的“漂泊一族”，北上的曰“北漂”，南下的曰“南漂”，到上海的称“海漂”，乘桴出国的谓“洋漂”。现在又多了一种，名曰“漂老族”。

所谓“漂老族”，是指跟随在外地成家立业的子女，漂泊到城市的老年父母。他们或是为了照顾子女生活，或是为了享受天伦之乐，或是为了帮助子女照料小孩，或是为了让子女方便照顾自己，或是为了体验城市现代化的生活，也有的是自己直接打工，当保姆，做保安，等等，离开了生养自己的故土，来到了城市，成了都市中的“漂族老人”。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315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8%的人表示身边存在“漂老族”，其中63%的人表示“漂老族”常见。据最近上海市人口计生委通报，至2010年末，本市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31.02万，常住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46.97万，两者相减，得15.95万人，这就是说本市目前有近16万“海漂”老人，而且数据显示，上海自新世纪以来，“海漂”老人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漂老族”离开原来熟悉的居住地，来到陌生的都市中，他们被高楼大厦阻隔着，失去了原来的交往群体，在语言交流、生活习惯上又很不适应，于是孤独寂寞感随之产生，终日挥之不去，就像赵本山、宋丹丹在央视春晚演出的小品《钟点工》中的那位进城老人，“左右邻居都不认识，在屋里憋得慌”，最后儿子只得花钱雇“钟点工”来陪他聊天，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笔者有位“南漂”的朋友，谈到他好不容易在城里安下家，就把父亲从老家接来，原想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享享福。可老人家的兴奋感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在钢筋混凝土构筑成的空间里，他不快乐，活得很累。“他不习惯进门出门要换鞋，不习惯用纸巾擦嘴，不喜欢吐口痰要顾虑半天。就连坐在那欧式马桶上，他也感觉极为不畅，以至于便秘。他只在城市里呆了两天就逃回老家。后来，父亲说，住在城市里，如同坐牢，就那两天，让他觉得似乎生了一场病。”而如果真的生了病，那麻烦更大了，由于医疗保险在老家，看病得自掏腰包，而那繁复的异地报销手续更叫人头痛不已……

春风应暖“漂老族”。国家早就认定：在城市中，不论是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当然也包括“漂族老人”。正如上海市委副书记、市老龄委主任殷一璀在2011年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上指出的：随着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我们也要为随子女一起到上海生活的外来人员父母，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这也是让外来务工人员逐步融入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个任务也不可忽视。

梅雨潭

喻军

知梅雨潭的名，却不曾留意它的方位，虽然朱自清先生在他的名篇中，一上来就是“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但我在去温州之前，却并不知晓仙岩所属何地。好在机缘使然：那是在温州市区溜达时，撞见一所朱自清故居的老宅，才朦胧想起过去读朱自清文集的时候，好像有他在温州教书一节，于是产生一个疑问：“梅雨潭是否就在温州呢?”经向当地朋友求证，竟完全印证了我的臆猜。

就这样，我去了仙岩，路上花了不到一小时。

其实潭景都差不多，无非是瀑布的落差导致底下的蓄水，然后再由这蓄水，漾起它的一番绿意来，眨动它的一汪眼眸来。从潭中流泻下的，又一路揉抚大小石头，像披一层滑动的丝绸，往下漫着、分叉着，却分明是晶亮的泉了。再回探那绿，就像是经年累月酿出来的，这承载着绿的，好比就是仙人的酒坛，他卧在底下兀自地饮，竟醉而忘归了。

当年朱自清先生，也像我一样，从这块石头跃到那块石头吧？可南朝的谢灵运，当年的永嘉太守，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是“蹑屐梅潭上”的，看来胆够小的。四十好几的人，来到这些山水林泉之中，竟常常有些忘情。人啊!渐起褶皱的心，正需要那潭中温润的翡玉给你熨几下呢！漂移的魂，不正等着这天然的妙籁把它召回？至于这山外的市声、日子里的倦怠、镜子里的凝神，不正可以在这青碧中消溶？在这甘冽中融解？

让它造个诗境给你看：那撩拨着的、继而淌在棱石边的银玉，鼓捣起好些莹闪闪的碎屑，又似风中吹来的朵朵绒花，背负着这暮春中的迷梦，袅化作缕缕的气霭了。这梅雨潭就更像是有仙人作怪，你觉着它静，它却潜着灵动；你觉着它真，它却蕴着虚幻；你若想更近一层地触摸它，它却从一泓镜像中恢复处子般的本色了。

那就登高一步，去山上的梅雨亭。

在巉岩、突石和危崖的环峙下，看你仰向我的面容：泛着光晕、扯着雾纱又不染纤尘似的，静静地供我端详。而那经过激撞、在石壁间分成两大绺的瀑，像是为了衬托你的静谧，才不得不在潭边制造出一大片音响来。再看环拢在你周遭的摩崖上，刻着很多擘窠大字，有几十处之多：什么“梅玉”“通源胜境”“漱流忘味”“白龙飞上”“四时梅雨”等，是自唐宋以来荟萃而成。想想这千百年来，多少文坛巨子、归隐之人曾流连在这梅雨潭边，或逍遥杖履，或步履蹒跚：比如南宋乾道八年进士、中书舍人兼侍讲、永嘉学派奠基人陈傅良，年轻时教过书，但为官后，人事之倾轧、身心之羁绊，使之不堪其累，因品行刚正，后在福州通判任上被人参劾罢官。回故里后，几番来到梅雨潭：“我家仙岩人迹稀，客从何来此何时。”(《次德修仙岩韵》)；然而，似乎又觉得以梅雨潭为“家”未免奢望了些：“结庐作对吾何敢，聊向渔樵寄此身。”(《题仙岩梅雨潭》)。毕竟还是书生本色，后来，他创仙岩书院，竟选址在梅雨潭边，授业几席之间，坐揽水光山色，朗朗书声，泉石瀑布，一齐响彻，好一派清净出尘的林泉风致。

实在地说，梅雨潭的闻名，主要还是朱自清的散文起的作用。谢灵运、陈傅良等古人，虽有咏梅雨潭的诗作传世，但都还不算脍炙人口的名作，而近代朱自清寥寥数百字的散文，删繁就简，只写梅雨潭的“绿”，且写得鲜活灵动，充满诗意画境，加之多年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传播效应，影响当然就深远了，以至于我们这些中年人，依稀能摩挲它的遗韵、追溯它的光影，回味它的姿采呢!

山腰处的那座“自清亭”，想必专为朱自清先生而设。他和梅雨潭是没法扯开的了，因为梅雨潭的精髓，全被他的一支笔写尽了；他写此文的时候，是1924年，而我首度来到梅雨潭边，已是80多年以后的2011年了。像是寻梦来了，寻那深湛的、透着可人的绿意的梦来了!

土耳其乡间往事

刘伟馨

看了很多年电影，土耳其电影却看得不多，前些日子，购得努里·比格·锡兰的《安纳托利亚往事》，想想锡兰的电影，我还收过好几部，《小镇》《五月碧云天》《远方》，便找了出来。在江南忽雨忽晴的春日，花了一个星期，加上土耳其另外一个导演赛米·卡普拉诺格鲁的“约瑟夫三部曲”《鸡蛋》《牛奶》《蜂蜜》，我一下子就走进我陌生的影像世界，进行了一次心灵洗礼。

卡普拉诺格鲁和锡兰的电影，都是关于故乡、土地、生命，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市和乡村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对乡村的怀恋、坚守和回归，犹如清泉，荡涤着物质化带来的私欲污垢；但另一方面，淳朴和清明，会不会只是成为一种遥远的梦中记忆呢?

“约瑟夫三部曲”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但它把次序颠倒了过来，从中年推及青年、童年。卡普拉诺格鲁说：“我曾写过一个《艳阳天》的短篇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诗人的，故事主人公大概十八九岁，在他朋友的帮助下试图在乡村化进程的变化中站稳脚跟。之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一个剧本。我后来觉得，如果他到了四十岁，应该会回望过去，想知道六七岁的自己究竟是怎么样的。”《鸡蛋》讲述中年约瑟夫因为母亲去世回家乡奔丧的故事；《牛奶》是青年约瑟夫在乡村生活和学习写诗的过程；《蜂蜜》则是少年约瑟夫在乡间和父亲一起采蜜并见证父亲死亡的经历。这是对往事的一次追寻，对时间的一次回溯，对心灵的一次唤醒。

乡村往事，总和美丽的景色相伴：金黄色的田野、迎风摇曳的树叶、色彩鲜艳的野花、惊飞的鸟雀、蓝色的雾岚、静穆的远山、潺潺的溪水……在鸡鸣狗吠声中，在风雨霞光之下，约瑟夫采蜜、送牛奶、读书、写诗，和邂逅女生萌生朦胧爱意，感受瞬间消失的脆弱生命……这些往事，哪怕岁月变老，也会如同鸡蛋、牛奶、蜂蜜一样新鲜、美味和甜蜜。同样，锡兰《小镇》里姐弟两人的故事，就是导演童年和姐姐生活的再现。在四季风景的变换中，姐弟俩穿越田野，采果子、玩乌龟、摘玉米，在夜晚点燃的篝火中，听长辈聊往事、讲历史、谈生活，说生死……这是一种到老也永远无法忘怀的乡村场景。

不能否认，原始淳朴的乡村，还有落后闭塞的一面，大都市的吸引力，自然会使年轻人远走他乡。约瑟夫离开了农村；《小镇》中姐弟俩的父亲，乡村里唯一的大学生，留学美国；出嫁、打工、读大学……年轻人这样振振有词：“到有所作为的地方去，有什么错?”《小镇》里的老人总是这样告诫：“远离家乡是件难事，放眼望去，身边都是陌生人。”即使是熟人、亲戚，寄人篱下的日子一样不会好过。《远方》里的年轻人，从乡下投奔表亲，从开始的客客气气到貌合神离，再到公开吵架，电影把这过程，演绎得惟妙惟肖。就算留在大城市，是不是都遂心了呢？早年约瑟夫“出门看天空看大地，看花朵看虫子”，一门心思写诗、投稿，可现在定居城市，只是开了一家二手书店，早已不写诗了。

事实上，乡村往事并不那么容易消弭，依恋土地、追寻故乡，是漂泊游子“根”之所系。《五月碧云天》里老父亲要坚守家园，《鸡蛋》里的约瑟夫，在操办母亲的丧事后，游历了乡村，会老朋友、见旧情人、访亲戚，在和照料母亲的女孩之间生出似有若无的朦胧感情后，他最终会不会回归呢？《小镇》里的老人说：“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同一片天空，给人同样感觉的树木，但我们还是梦想自己的天空和树木。”自己的天空和树木，才能自己去飞翔和扎根。

游园惊梦　　周根宝　作

一份惊动中央的谍报提纲

刘云烨　江跃中

跨入2012年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东至浦东国际机场、西至虹桥国际机场，南到洋山深水港，北到吴淞码头，繁忙的口岸每天迎送着大量来来往往的出入境旅客。

可谁能想到，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上海口岸，以前还仅仅是单一的黄浦江码头。谁又能想到，过去的上海口岸，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反特案例。

时间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59年前的上海黄浦江，新生的共和国刚刚从百废待兴中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西方敌对势力通过上海口岸千方百计想窃取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报。

对于刚刚成立才一年的上海边防检查站来说，如何克服人手少、经验少、装备少的不利条件，巩固边防、把好国门是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考验。

1953年春，负责迎接某国侨胞的第一艘船“白龙丸”号到达了上海港，上海边防检查站第一代检查员徐康健按照边防检查规定，登轮实施检查。回忆起那段经历，已80多岁的徐康健仍然历历在目。“我当时会一些该国的语言，在‘白龙丸’号船上，我通过和船员交流，了解到了一些反常情况。”徐康健谈到，“船员反映有个高级船员，每次上船后，总是锁上房门，长时间写东西。”于是，警惕的徐康健就对船舱进行了细致检查。在那位高级船员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份用其本国文字写成的材料。“虽然有一些文字没完全看懂，但还是能够明白那份材料上写的东西的含义。”徐康健还清晰地记得，那份材料就是某国政府派遣来华刺探情报的谍报提纲。

边防无小事，更何况是一份危害我国家安全的谍报提纲。徐康健迅速将该高级船员带到边检站进行进一步审查，并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没想到，这事马上就汇报到了华东军区，然后又反馈到了中央。”徐康健意识到，这件事非同一般。

后来经过专项审理调查，该高级船员是某国派遣来华的一名高级间谍。破获此案，沉重打击了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破坏活动，也树立了上海边检守卫国门的高大形象。徐康健也因此当选为华东军区公安部队第三届英模代表和中央军委公安部队首届功模代表，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当年8月，中央军委公安部队首届功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二等功臣徐康健应邀参加了那次盛会。会前，中央有关领导还勉励他继续努力，为巩固边防作出新贡献。会后，徐康健还将出席这次会议的会议材料、出席证、代表胸牌等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如今，这些宝贵的实物已经成为上海边检总站荣誉室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

十日谈　国门卫士

如何斩断一条特大“人蛇”偷渡链，请看明日本栏。

美形取胜

——看阿豹的戏曲人物画

乐美勤

春暖花开，吹来一阵“中国风”，我的好友周根宝（阿豹）的“中国风——戏曲人物画展”，由半园雅集推出，近日在上海一号美术馆开幕，展出70多幅大小不同的戏曲人物画。除上海外，还将在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巡展。这不由勾起我许多回忆。

上个世纪的1980年，新民晚报还未复刊，市文化局办了一张取名为《舞台与观众》的小报，要将舞台上的精彩戏剧介绍给观众，成为舞台与观众间一座小小的桥梁。当时我任主编，为了充实力量，我把根宝从上海博物馆调来做美术编辑。他是上海美专毕业生，陈逸飞的同班同学，在上博长期从事古代书画临摹和复制工作，有扎实深厚的绘画功底。

来编辑部后，他必须常上剧场看戏，有时一周有四五个晚上泡在剧场里。也许是这个机遇，让他爱上了戏曲，特别是昆曲。以后，他在宣纸上挥洒涂抹，竟把戏曲人物画作为他绘画的主攻方向之一。

戏曲人物画是中国绘画的一个特殊品种，它不如山水画或者花鸟画那样，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久远的传统和辉煌的过去。近代以来，专攻于此的画家甚少，而最杰出的要算关良先生，他开创了用水墨形式描绘中国戏曲的先河。那时关良还健在，根宝兄有时还登其门约他为我们报纸画速写，而他自己也在努力地探索和学习。

根宝的戏曲人物画作，线条流畅似水，人物神态生动有趣，画面布局别有风致韵味，更在虚实之间、动静之间、纸墨之间拿捏得当，给人以清新蕴秀之感觉，实在是别有风采。他不是简单地描绘戏曲人物的亮相动作，而是敏锐地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动感，得其神而求其形，从而产生在浅淡之中，饮之如醇酒，品之如香醇的韵味。80年代末，周根宝去了美国，在那里待了20年，又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濡，这对他画风的转变，也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他的画，首先是“画形”，其次是“画骨”，他能画出武将的速度感，如《武戏印象》；画出花旦、青衣的媚态，如《思凡》《题曲》；画出小丑的谐趣，如《送果》；更厉害的是，你仿佛还能感觉到纸上透出了唱腔。

画界前辈方增先先生对根宝兄的戏曲人物画评价甚高。他说：“周根宝作为后继者，他并没有简单地重复前辈们的形式与技巧，同样是‘野猪林’，同样是‘游园惊梦’，周根宝在他的画中，做到了新的诠译。”

我和根宝兄相识30多年，也见证了他这么多年在绘画上的变革和创新，特别是画展有一部分还有戏曲人物变形的尝试，很有看头。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我对这次展览的感受——

一管毛笔描摹历史艺术的华彩缤纷。

一方砚台磨透戏曲舞台的花团锦簇。

一张宣纸凝结唱做念打的绰约风姿。